

论古希腊男人与少男之爱

裔昭印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

摘要: 男人与少男之爱是古希腊同性恋的一种表现形式,其含义是指成年男子对少年男子精神上的爱慕。在古希腊,它兴盛于公元前6至前4世纪,流行在贵族阶级和富有公民中间。在男人与少男之爱风行的过程中,古希腊社会发展起一套爱者与被爱者的行为规范。与现代意义的同性恋不同,古希腊的同性恋者在爱慕少男的时候,一般不排斥异性恋,主动与被动是古希腊世界性行为的基本对立形式。古希腊妇女的低下地位尤其是女性公民与公共领域的隔绝、古希腊人对美和智慧的追求,是男人与少男之爱得以在古希腊社会长期盛行的原因。这种同性恋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军队战斗力,并对处于青春期的少男具有教育的功能,它为古希腊文学艺术创作提供了素材,也为古希腊思想家提出爱的学说创造了条件。但是,男人与少男之爱的流行对古希腊男女两性的关系产生了某些消极的影响。

关键词: 古希腊;同性恋;男人与少男之爱

同性恋是古希腊社会的重要文化现象,不理解这一现象,很难全面地认识古希腊社会。对于这个问题,国外学术界进行了长期的探究。早在1932年,德国学者保罗·布兰德特的著作《古希腊的性生活》的英译本以汉斯·利奇德的笔名出版,该书揭示了性爱与古希腊文化与社会生活的密切关系,引起了古典学者对古希腊男子同性恋问题的关注。^{[1](P6)[2]}1960年,法国学者罗伯特·弗拉塞列雷撰写的《古希腊的爱》一书发表,该书第三章重点探讨了古希腊的同性恋问题,对古希腊男女两性中存在的同性恋现象作了生动的介绍。^[3]1975年,美国翻译家杰弗里·亨德森出版了《有污点的缪斯》一书,汇编了阿提卡旧喜剧中

污秽语言术语,讨论了它们的意义,从而引起了学界对反映古代性观念的丰富资料的关注。1978年,英国历史学家多弗尔的名著《希腊同性恋》问世,该书发掘与运用了广泛的史料,阐述了古希腊文学和艺术作品中体现的同性恋现象与情感,为后人研究古希腊同性恋问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76-1984年,法国思想家福柯出版了三卷本的著作《性经验史》,探讨了人类性实践与性别差异背后的文化机制与权力关系,对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88年,意大利历史学家坎特瑞拉的专著《依据自然》(Eva Cantarella: *Seconde natura*, Rome, 1988)(英译本书名为《古代世界的双性恋》)发行,该书以丰富的法律、文学、哲学、医学

基金项目:上海市重点学科项目,项目编号 Y0401。

收稿日期:2006-06-11

作者简介:裔昭印(1953-),女,江苏建湖人,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世界史研究。

文献资料以及铭文资料重构了古希腊与古罗马的同性恋和异性恋文化。^[4]1990年,美国学者哈尔佩林的论文集《同性恋一百年》正式发行,作者赞同福柯的观点,把同性恋看作文化建构的产物,并认为现代意义上排斥异性恋的同性恋只是近一二百年才出现的现象,他还分析了古希腊男性文化背景下性别与性行为的特征。^{[1](P5-6)}此后,国外学者又从法律、伦理道德、性别关系等不同角度来探讨古希腊同性恋问题,发表了许多著作、史料集和论文。

在国内学术界,黄洋的论文《从同性恋透视古代希腊社会》以丰富的史料描述了古希腊的同性恋现象,分析了产生这种现象的社会文化因素。^[5]此外,拙著《古希腊的妇女》也讨论过古希腊同性恋问题。^{[6](P133-141)}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利奇德的著作中译本的出版对我国读者了解古希腊社会的性文化与同性恋问题提供了便利条件。^[7]但总的说来,国内学术界对古希腊同性恋问题研究著述有限,对现代意义上的“同性恋”(homosexuality)与古希腊“男人与少男之爱”(Pederasty)未作明确的区分,对后者尚未作专题论述。本文拟对古希腊同性恋的一种主要类型——“男人与少男之爱”作一探讨,以就教于专家与同行。

希腊语或者拉丁语没有与现代意义上的“同性恋”(homosexuality)相符的词,古希腊人常用“Pederasty”来表示男人与少男之间的爱情。^{[8](P720-721)}“Pederasty”一词来自希腊语“Paid-erasteia”,其含义是指成年男子对少年男子的爱慕。在英语中,它有性颠倒的意思。在中文译作中,它时常被译成“鸡奸”、“男色关系”。其实,在古希腊社会文化背景下,它并不是贬义词,没有淫秽的意思。这个词指的是年长的师傅、导师与年轻的门徒或者学生之间体面的爱情,它被用来表达成年男子与少男之间在精神和身体上的同性恋关系。^{[3](P43)}

同性恋究竟起源于何时?对此,历史学家持有不同的见解。1909年,埃里克·贝特在其论文中提出,同性恋不是希腊的习俗。它是被来自北部的多利亚人引进希腊的。1950年,马劳提出,同性恋与真正的希腊传统密切联系,它甚至在多

里亚人入侵之前的希腊已经很普遍了。坎特瑞拉同意这种观点,她认为,同性恋的起源要追溯到比荷马时代更早的部落时代。在那时,根据年龄层次划分的群体是社会组织的首要基础。在她看来,男人与少男的同性恋与部落的仪式密切相关。在这样的社会里,一个人从一个群体转入另一个群体,需要举行一系列的仪式,在这些仪式中清楚地看到希腊男人和男童之间的同性恋之爱的根源。^{[4](P4-6)}法国学者弗拉塞列雷指出:“对于同性恋在希腊比在其他地区盛行,古希腊人从未有所愧疚,相反对此颇有荣耀之感。他们甚至认为,其他盛行同性恋的国家和地区是他们在该领域的学生。”^{[3](P44)}事实上,同性恋的现象在古希腊社会早就产生了。尽管对同性恋起源的时间有不同看法,但学者们一般都认为,公元前6至公元前4世纪,是古希腊成年男子与少年男子之间的同性恋关系在贵族和富有公民中最为盛行的时期。

历史学家的记载、柏拉图和色诺芬各自撰写的《会饮篇》等著述和法庭的演说辞等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男人与少男之爱在古希腊各地盛行的证据。

克里特岛是男人与少男之爱的风俗发源地之一。根据古希腊历史学家埃福罗斯的说法,在克里特,当一位年长的同性恋者迷恋上一位少男时,他应当向那位少年的亲戚和朋友说明他的情感。经由他们认可之后,他就可以在3天之后把他所爱的少年劫掠回自己的家里,授予他礼物,并把他带往农村的某个安全而清静的处所过上两个月的时光,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来似乎是他们的蜜月。度过这一段时光之后,两位相爱的情人会返回城里,这时年长的那一位将会赠送他所爱的人一套战场上用的衣服,一只酒杯,以及一头公牛,而当这位少年接受了这些礼物之后,他必需用它们来向神献祭。人们推断,这种风俗沿袭了以前的成年仪式。在克里特,如果一位家境良好的少年男子没有长者是他的同性恋伙伴的话,将会被认为是一种羞耻。因此,被人劫掠而去的少年便得到了人们极大的尊敬。^{[3](P47)}

在男性公民或未来公民被组织在军事共同体中的斯巴达,男人爱慕少男的做法获得了社会的普遍认同。古罗马传记作家普鲁塔克告诉人们,在斯巴达,年龄达到12岁的少年男子会得到一位有着良好声望的成年男子来作为自己的情人,而

这位男子将对这少年的成长负有责任,分享其荣辱。据说,有一次,某人因为自己所宠爱的一位少年说了粗话,受到了行政长官的惩罚。^{[3][9](P17-18)}

底比斯是男人与少男之爱风行的古希腊城邦之一。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底比斯的立法者菲洛劳斯与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优胜者狄奥克里相爱。菲洛劳斯是科林斯人,他的情人狄奥克里为了躲避自己母亲不正常的情爱而离开家乡,与菲洛劳斯一起来到底比斯,并共同终老在那里。^{[10](1274a,31-35)} 传说的故事并不一定可靠,但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现实。

成年男子与少年男子相爱的同性恋现象在雅典也一度十分流行。出生和成长于雅典的哲学家苏格拉底与后来成为著名政治家的雅典人亚西比德是一对亲密的情人。在柏拉图的《会饮篇》中,亚西比德对参加酒会的人们表示,苏格拉底的言论对他影响很大,他一听到苏格拉底的讲话就心跳不已,眼泪夺眶而出。^{[11](219E-220E)} 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他的传世名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对哈莫狄俄斯和阿里斯托格通因为同性恋爱情引起的事件作了详细的描述,从书中我们得知,哈莫狄俄斯是一位英俊漂亮的雅典少年,而阿里斯托格通则是一位中产阶级的雅典公民。他爱上了哈莫狄俄斯,与其生活在一起。然而,雅典僭主希庇阿斯的弟弟希帕库斯也看中了哈莫狄俄斯,并且开始追求他。哈莫狄俄斯拒绝了希帕库斯的求爱,最后与他热恋中的情人一起杀死了希帕库斯。^[12] 因此,雅典人把他们看成是不畏强暴、追求自由的英雄,十分敬重他们,还为他们制作了雕像。根据柏拉图等人的记载,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悲剧诗人阿伽同与宝桑尼阿斯也是一对恋人。^{[13][14](P84)} 公元前4世纪,雅典演说家爱斯基尼斯在指控雅典公民提马科斯时,对正常的男人与少男之间的同性恋感情作了肯定,他在法庭上说:“迷恋上一位貌美如花,风姿翩翩而又举止得体的少年,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这是任何一位感情丰富而又明智的男性必然会产生的爱情,是不可违抗的。”^{[15](P137)}

古希腊的神话、诗歌、戏剧、陶瓶画等文学作品也说明古希腊存在着男人与少男之间的同性恋现象。在柏拉图的《会饮篇》中,阿里斯托芬通过远古的神话来描述同性恋的由来。他说,最

初的人类每个人都是合二为一的,他们分为男人、女人和半男半女的阴阳人三种。由于这时人类的力量十分强大,他们时常冒犯和攻击诸神。于是,宙斯便决定把人截成两半。被截成两半的人类便产生了爱,每个人都一直在寻求自己的另一半。阴阳人被截成了半个男人和半个女人,他们倾向于异性恋。而男人和女人则各自被截成具有同样性别的两半,这就产生了男性同性恋或者女性同性恋现象。^{[11](189D-192B)[16](P227-229)} 有人根据古希腊神话推断,众神之父宙斯与特洛伊王子该尼墨得斯之间有同性恋关系,并从这个故事探究同性恋的起源。^{[17](P79)}

诗歌是人们思想与情感的体现,由于男人与少男之爱在希腊的流行,男子同性恋便成了古希腊的诗歌,尤其是抒情诗的重要主题。

古希腊诗人泰奥格尼斯生活于公元前6世纪,他的许多诗篇都是献给他所爱的少年男子基尔努斯的。泰奥格尼斯的诗作包括不少训诫的格言与生活哲理,他试图以此来教给自己的情人道德原则与处世的智慧,将其培养成为具有良好教养的贵族青年。与此同时,他的诗作也包含了許多描述男子同性恋的语句。在他现存的1388行诗中,最后的158行都是描写少男之爱的,其中的一句诗这样写道:

哦,美少年,
既然塞浦路斯女神赐给你优雅的风度,
你美丽的形体又为众人所慕,
那么听听这些话吧,
把我的感激置入你心中,
你要知道男人承受爱情有多么困难。^{[7](P456,P503)[18](第7卷P634)}

古希腊著名诗人品达在年少时爱上了一位名叫思赛布鲁斯的男子,后来则与一名叫泰奥色奴斯的少男相爱。他曾经作过一首抒情诗献给后者。在这首诗中品达这样写道:

少年人的美貌让我无法抗拒,
每每见到,便心乱神迷。^{[3](P54)}

爱情,尤其是男人与少男的同性恋爱是古希腊戏剧的一个重要主题。无论是在古希腊的悲剧作品中,还是在喜剧作品中,都不乏有关这个问题的作品。希腊古典时代的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在

其悲剧《拉伊俄斯》中提到了男人与少男之间的同性恋问题;同一时代的希腊悲剧作家欧里庇得斯在其悲剧作品《克里西波斯》中提到了同一主题和相同的故事。根据这两个剧本保留下来的文字注释或残篇和古希腊的传说故事,人们可以推测这两个悲剧的主要剧情。据说,拉伊俄斯是希腊神话中的底比斯国王,俄狄浦斯的父亲,他爱上了珀罗普斯的儿子克里西波斯,并在被他人夺走王位出走之时诱拐了这位英俊少年。愤怒的珀罗普斯立下毒誓诅咒劫持者,使厄运不断降临到拉伊俄斯及其后代身上。拉伊俄斯婚后很久才得到一个儿子,却听到预言说,自己将死于亲生儿子之手。在儿子出生以后,他命令奴隶把儿子扔去喂野兽,这个奴隶可怜孩子,便把他送给科林斯国王波吕波斯的牧人。他的儿子在长大后也听到了自己会杀父娶母的预言,便离开科林斯,到各地去漫游,却在途中遇到了自己的父亲,与他发生了争吵,最后杀死了他。这样,拉伊俄斯就成了自己儿子的刀下鬼,为自己劫夺心爱的少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由于这个传说在民间的广泛流传,古希腊人普遍相信,同性恋始于底比斯国王拉伊俄斯。^{[7](P144-150)[14](P199-200)}

古希腊喜剧家阿里斯托芬的许多作品都涉及到了男人与少男之间的同性恋问题。例如,在《鸟》这部喜剧中,珀斯特泰洛斯对戴胜说,在他想像中的理想国家中,一位漂亮少男的父亲碰见了,会这样埋怨他说:“好哇,你这该死的家伙!我听说我儿子离开体育馆时遇见了你,他刚刚出浴,容光焕发。你不亲吻他,也不跟他说话,也不搂抱他,也不摸摸他的睾丸球,亏你还是我家的老朋友呢!”^[19]

古希腊的陶瓶上饰画与文字同样反映出男人与少男之间的同性恋是雅典和其他希腊城邦流行的时尚。在古希腊陶瓶上,我们时常看到一些年长的男子正在送礼物给年轻男子,或者搂抱着他们的画面,陶瓶画也描绘出古希腊相互爱恋的男性之间性交的情景。在一幅大约为公元前540年的黑绘式双耳罐的画面上表现了成年男子与少年男子调情的场面,其中一对情人正在做爱。^{[17](P75)}陶瓶画上描绘的男人与少男之间的同性恋场面实际上是当时希腊社会生活在艺术上的体现。

相互爱恋的古希腊男人与少男的感情会像异

性恋人之间的爱情一样炽烈,甚至争风吃醋。普鲁塔克在《地米斯托克利传》中说,雅典著名政治家地米斯托克利传与另一位颇有名声的阿里斯提德同时爱上了出生于塞奥斯的美少年斯特西劳斯,两个人因此产生了无法化解的嫉妒与仇恨。^{[20](P3)}在《会饮篇》中,柏拉图写道:“陷入爱情中的男人们愿意为他们所迷恋的少年做任何事情,不惜一切代价。他们恳请、哀求、发誓保证,唯求所爱之人的欢心,甚至在夜里睡在那位少年的门前,就像一个仆人那样听其指示命令,而有些事情,就是仆人也一定可以忍受得了的。”^{[11](183A)}色诺芬在其《会饮篇》中,记载了克里托布鲁斯说起他的情人克林亚斯时所用的如下激烈语言:

在这个世界上,只要能让我见到他的话,我就满足,宁愿再不见到别的事物。哪怕以后将不能再见除他之外的任何人任何事,我也心甘情愿,毫无怨言。我憎恨黑暗的夜色和每日的睡眠,因为是它们将他从我眼前夺去;我感激明亮的阳光的白天,因为正是它们让我可以真切地看见他……是的,我是喜爱奢侈的生活和华丽的衣着,可是,我宁可将我的一切财产全都送给我的克林亚斯,也不愿意要别人给我的同样这么多的东西。为了我的克林亚斯而放弃我作为一位公民的自由,却愿意去给他当奴隶,只要是为了他,我可以日夜操劳而不愿意休息片刻……哪怕是赴火山,只要是他去,我也会毫不犹豫地跟随着他的步伐。他的音容笑貌已铭记在我心深处,片刻不忘。如果我是个画家或是个雕塑家的话,我可以丝毫不差地将他的模样描绘出来。^{[3](P50)}

史实说明,男人与少男之爱曾经在古希腊各地流行过。可以说,它是古希腊男子同性恋的特点。

二

男人与少男之爱主要流行在悠闲的贵族阶级和富有公民中间。在这种同性恋关系中,年长的成年男子叫做“爱者”(erastes),年轻的少年男子被称为“被爱者”(eromenos)。一般说来,被爱者是处于青春期的少男,其年龄一般在12至18岁

之间。^{[17](P73)} 古希腊的一位诗人曾这样说过:

十二岁的少男确实可爱,而十三岁的少男更令人向往。十四岁的少男还是爱神的花朵,十五岁的少男更招人爱怜,十六岁的少男简直是动人极了。而十七岁呢,这时的少男不是我们这些凡人可以轻易去追求的,大概只有宙斯才有这种权力了。^[21]

求爱者则是达到成熟阶段的男人,一般说来,其年龄应当在20岁以上。《牛津古典辞书》则认为,在希腊和拉丁语中,“男人”和“少男”指的是男子同性恋关系中年轻者和年长者,或者扮演着适合各自性角色的人,而不论他们的实际年龄。^{[8](P721)}

在男人与少男之爱风行的过程中,古希腊社会发展起一套爱者与被爱者的符合礼仪的行为规范。首先,在这种爱情关系中,爱者处于主动地位,被爱者处于被动地位,双方各有自己的行动准则与策略。正如柯柯所指出的那样:求爱的实践“确定了求爱者的角色和被爱者的角色。一个是处于主动的地位,他是求爱者,这赋予他以权利和义务;他要求表现出热情,也需要节制热情;他要奉献礼物,大献殷勤。对于被爱者,他要履行职责,这一切让他可以期待公正的报答。另一个是被爱和被人奉承的人,他应该避免过于轻率,他还必须在没有证明他的伴侣的价值之前,不让自己接受太多各式各样的礼物,不让自己受利益诱惑而轻率地许诺终身。他也必须对求爱者为他作的事情表示感激之情。”^{[22](P280)} 爱者为了追求被爱者,常常通过送各种各样的礼物来获得他的好感。例如,花冠、小公鸡、野兔、鹿、鸟、狗、野猫、七弦琴、长笛、装有涂油的长颈瓶等。最能表达爱者对被爱者爱慕之情的礼物是一个刻有自己所喜欢的少男名字的陶瓶,名字的后面刻有“美丽的”字样,这种陶瓶一直流传至今。^{[17](P73)}

其次,在这种恋爱关系中,双方往往更加注重精神之爱,致力于学问和品德的提高。在柏拉图的《会饮篇》中,宝桑尼阿斯认为:爱者与被爱者之间,一方面乐于拿学问道德来施教,一方面乐于在这些方面受益,只有在这两条原则合而为一时,两者的恋情才是一件美事。如若不然,它就不美。如果是为了增进学问道德,纵然完全失败也没有

什么可耻,如果是为了其他的目的,不管失败与否都是可耻的。^{[11](184D-E)[23](P304)}

古希腊的男人与少男之爱并不完全排除恋人之间的身体之爱与性关系。古希腊语法家阿特纳奥斯告诉我们,悲剧诗人索福克勒斯在65岁时还发生了这样一桩不愉快的事。“一天,他携着一位少年离开雅典,意欲同他寻欢作乐。那少年脱下自己的破旧斗篷,扔在草地上,他们合盖诗人的华贵羊毛斗篷。当他们完成了性行为之后,那个少年将索福克勒斯的斗篷一把抓住,披上就走,而把他自己的那件破烂斗篷留在原地。”^[24] 在柏拉图的《会饮篇》中,亚西比德讲述了他试图引诱苏格拉底与他做爱的趣闻轶事。亚西比德深爱苏格拉底,他对自己的美貌也十分自信。他设法安排苏格拉底与自己单独见面,邀请他一起去参加体育运动,邀请他共进晚餐,都没有达到目的。一次,他们谈话谈到深夜,苏格拉底留在亚西比德那里过夜。亚西比德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这就像是我已经把他给瞄准了,我深信不疑,只要我一发起进攻,就一准能把他给射中。我走过去,用我的斗篷披在他的身上,(因为冬天到了)然后,我就在他身旁躺了下来,就睡在他的旧斗篷上。接着,我伸出两手抱住他,一直没有松开,整整一夜,都这样抱着这位圣人。……可是,我的种种心计无非只是换来他的又一番胜利而已。……我想神也已目睹了那一夜的情形。我睡在苏格拉底的身边,就和睡在我父亲或者我兄长身边一样,毫无差别。”^{[11](217A-219D)} 在这里,由于苏格拉底学识的渊博和品德的高尚,他与年轻的亚西比德主动与被动的关系颠倒了。在柏拉图的笔下,圣贤的苏格拉底是坚持精神之爱的楷模,亚西比德的做法也说明当时男性恋人之间有性关系并不奇怪。古希腊的陶瓶画为后人保留了不少男人与少男之间存在肉体之爱的证据。在这些陶器制品上,不时出现成年人抚摸着少男生殖器的画面。^{[17](P77)}

古希腊的男人与少男之爱虽然可能包括某些性行为,但一般说来,它注重的是恋爱双方在思想和情感上的互相给予,它与单纯以性为目标的肉欲之爱和以赚钱为目标的卖淫有着本质的区别,这种有精神或者心灵之爱作基础的同性恋关系是被公众接受的。在古希腊社会,人们看不起仅仅以肉欲之爱为目标的同性或者异性恋情,认为这

种爱情只限于下等人。^{[11](181B)}在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一书中,苏格拉底对克里提阿斯与尤苏戴莫斯的恋情进行了严厉批评,认为前者是为了淫荡的目的和贪图享受而与后者在一起。他说,克里提阿斯的这种心情简直就和一只猪的心情没有什么两样,而他想和尤苏戴莫斯摩擦就像一只猪对着石头摩擦一样。^[25]

少年男子是未来城邦的公民,为了使他们不受心怀不轨的成年男子的干扰和欺负,一些希腊城邦制定法律或者采取措施来保护他们,并对仅仅满足于男性之间肉体之爱的现象进行了指责。雅典法律规定:“在太阳升起以前,少男们的老师不许打开学校的大门,必须在太阳落山之前关掉学校的大门。成年人不许入内,除非他是老师的儿子、兄弟或其姊妹的丈夫。如果有人不顾这些禁令而进入学校,他将被判处死刑。而且,掌管操练场的人决不能允许在赫耳墨斯神庆典上成年人和少男坐在一起。如果他放人进来而没有驱逐出去,他将被视为冒犯了有关致使自由出身少男堕落的法律。”“若一个雅典人对自由出身的少男发火的话,他应该受到他父亲的当场指责,并且他的父亲要陈述该项罪过。若法庭判处被指控者以死刑,他应该被送到治安官那里,而且在同一天赶赴刑场……”^{[15](P12, P16)}斯巴达的来库古颁布的一条法律称,如果有人对少男的身体抱有性欲,应当被看作是下流卑鄙的。普鲁塔克在谈论斯巴达的情况时也提到,如果一个人被指控怀有不良目的去接近少男,他的余生将被视为屈辱的。^{[17](P78-79)}

古希腊人更加鄙视为了获取金钱而卖身的男妓,把他们看作最低级的人。古希腊的男妓有的逗留在妓院和旅馆中,还有的在大街上招揽客人。这些年轻的男妓们一般都打扮得很时髦,衣着华丽,看上去非常美貌英俊。男妓们想尽一切办法,接近那些对他们感兴趣的男人,和他们套近乎,并跟到他们的家中提供性服务。^{[3](P57)}为了限制男性公民的卖淫活动,不少希腊城邦颁布法律来惩罚充当男妓的公民。雅典法律规定,如果一个雅典公民当过男妓,他就会被剥夺公民权。根据这个法律,公元前346年,爱斯基尼斯对年轻时曾经当过男妓的雅典政治家提马科斯提出了控告,并打赢了这场官司,因为法庭认为:“一个男人可以把自己的身体羞耻地用以交易,那么他以后也会

出卖城邦集体的利益。”这样,提马科斯便失去了公民权。^{[14](P13-23)[15](P29)}由于受不了这样的奇耻大辱,后来提马科斯含恨自杀。

古希腊的成年男子同性恋者在爱慕少男的时候,一般不排斥异性恋。索福克勒斯在一生中都维持着男子同性恋关系,他被别人称作“漂亮少男的爱人”。一次,他与雅典政治家伯里克利并肩而行,当看到一个可爱的少年时,他不能自己地欢呼雀跃。然而,他也迷恋女人,事实上,他爱过的女人不只一个。他与尼科斯特拉特结婚生下一子,还与一个外国女人生下一个儿子。^{[4](P41)}对于古希腊人的这种性态度,坎特瑞拉分析说:“希腊人和罗马人同性恋的方式与现代人的不同。对于希腊人和罗马人来说,同性恋不是一种排他的选择。在一个男人的一生中,同性恋和对女人的爱并行或交织在一起。在希腊和罗马,不同类型性行为之间的基本对立不是同性恋和异性恋的对立,而是主动和被动的对立。‘主动’是成年男人的特性,而‘被动’的特点则留给了妇女和男童。”^{[4](Preface xv-xviii)}一般说来,在性关系上处于被动地位的古希腊少男在社会政治事务中与妇女一样处于无权的地位。

应当指出的是,少男虽然在性关系中跟女性一样处于被动地位,但作为未来的男性公民,其地位与妇女相比仍然不同,在与成年男子交往时他们仍然有着自己的特点。布伦德尔根据古希腊陶瓶绘画提供的信息提出:男人与少男、男人与妇女在性交时的姿势是不同的。一般的情况下,成人男子与自己爱慕的少男之间的肛交是十分罕见的。^{[26](P103)}维里西姆茨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根据社会道德习俗,让一位未来的雅典公民遭受肛交这种耻辱,显然是难以想像的,这与他们今后将要担当的社会角色是不协调的。^{[17](P76)}坎塔瑞拉不同意这种看法,她根据铁拉岛石刻提供的证据指出,男性的爱者与被爱者之间存在肛交性行为。^{[4](P25)}无论这个问题结论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在古希腊的陶瓶画上妇女与少男对性行为的反应是不同的。少男对性行为显得没有兴趣,阴茎没有勃起,脸上毫无表情;而妇女则表现得过于贪图性享受。陶瓶画上少男理性的自我克制与妇女无法控制性欲的淫荡形象相比,反映了古希腊社会对妇女的偏见。更为重要的是,少男政治上

无权和性生活处于被动地位的状况是暂时的、过渡性的，他们在成年时，就会获得公民权，参与城邦事务；而妇女在政治和性生活等方面则始终处于被支配的地位。

三

“男人与少男之爱”这种男子同性恋现象在古希腊得以流行主要有以下两点原因：

首先，它是与古希腊妇女低下的社会与家庭地位分不开的。古希腊社会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广大妇女被排斥在城邦的公共生活之外。

在政治上，古希腊妇女无权在公民大会上发言、投票，也不能参加公民大会。她们没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不能担当民众法庭的陪审员和城邦的管理和行政职务，因而没有任何积极的政治权利。

在法律上，古希腊妇女没有完全的行为能力。她们被看作未成年人一样，由监护人代表她们在法庭上采取行动。如果说，古希腊的少年男子只是在未成年时在法律上没有独立的行为能力的话，那么，古希腊的妇女则终生都处于监护人的监护之下。当呱呱落地来到人间之后，父亲就成为她的监护人。父亲负责为她选择丈夫、订立婚约，当披上婚纱成为丈夫家庭中的一员时，她便处于丈夫的监护之下。丈夫故去或者离婚以后，她就回到自己最初的监护人负责之下。如果她带着儿子寡居，在儿子长大后，儿子便成为母亲的监护人。总之，古希腊妇女在法律上永远不能独立。

在教育上，古希腊妇女与男性相比明显地处于劣势地位。除了母亲教给的治家之术以外，她们很少有机会像男性公民一样受到识字、修辞等文化教育。除了斯巴达女性之外，大多数古希腊妇女得不到跑步、摔跤、掷铁饼等体育训练。

古希腊妇女的活动领域是家庭，男性公民期待的公民妻子为自己生儿育女，管理家庭，繁殖下一代公民和料理家务被看作是古希腊女性公民的最主要的职责。古希腊演说家德摩斯提尼笔下的阿波罗多洛斯声称：“我们有妓女为我们提供快乐，有妾满足我们的日常需要，而我们的妻子则能够为我们生育合法的子嗣，并且为我们忠实地料理家务。”^[27]当古希腊的男性公民活跃在公民大会、法庭、市场、体育馆、酒会等公共场所，讨论政治、哲学和道德等问题，或者在战场上厮杀，甚至

是在妓院寻欢作乐的时候，大多数妇女在家中养育子女，纺纱织布，料理家务。古希腊男女两性公民在活动空间上的距离以及妇女受教育程度低的现实，使古希腊男性公民很难与同一阶层的妇女有共同语言，产生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这就促使他们把视线转向了共同活动在公共领域中的少年男子。

其次，古希腊人对美的追求也是男人与少男之爱盛行的一个原因。古希腊人以爱美而著称。对美的崇尚使他们在哲学、文学、艺术、体育等方面取得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文化成就；对美的崇尚也使他们对于人体之美十分关注。利奇德在《古希腊风化史》一书中提到：“古希腊人对他们拥有的美貌有着不同寻常的理解力，对人体美带来的令人自豪的狂喜也有着非凡的感受力，这些使得每一个性爱行为对他们来说都变得高尚起来，当然，这种爱必须是建立在真爱、即对美的渴求的基础之上。”^{[7](P561)}由于古希腊社会生活单一的男性环境，男性公民便把健美的少男作为追求的对象，从观赏少男的美好形体中获得美感与视线上的愉悦。

体育馆和运动场是男人与少男之爱滋生的温床，运动场所中共同裸体锻炼的经历使得成年男子格外欣赏少年男子的健康美。普鲁塔克在《情爱篇》中提到：“同性恋就像是一个父母过了他们的性旺盛期而后生下来的孩子，又像是一个私生子，一心想要排挤他的兄长——合法的爱，而要争得一个合法的地位。因为，就是在昨天，或许是在前天，它溜进我们的运动场，来观看那些少年们的比赛，而那些俊美的少年们，正脱下衣服，来比试力量。一开始，他只是轻轻地抚摸这些少年，然后，就是拥抱。接着，他来到竞技场，并且长出了翅膀。”在同一部作品中，普鲁塔克还提到过一个名叫柏斯安斯的男性公民，他迷恋上美少年博卡厄，而博卡厄在当时却准备与一位有钱的贵妇人结婚。因此，这位处于不利地位的情人便极力阻止这桩婚姻的到来，他只抱着一个目的，那就是尽量延长他观看这位美少年在竞技场上脱光了衣服时的愉快。在他看来，只有在那一刻，这位美少年的童贞之美才是如此的纯粹洁净。^{[28](75)F,749F)}普鲁塔克的话说明，男子与少男之爱在古希腊的发展是与体育馆、运动场等举行竞技活动的场所紧密相联的。弗拉塞列雷在他的著作中告诉人们，

在古希腊大多数竞技场,不仅供奉着赫尔墨斯的神像,而且还供奉着小爱神厄洛斯的神像^{[3](P45)},这些神像进一步透露了运动场所与同性恋的关系。

除了竞技场之外,古希腊人庆祝节日的场合也是成年男子观察美丽少男的重要场所。在柏拉图撰写的《吕西斯篇》中,苏格拉底见到一个名叫希波泰勒的男人。当苏格拉底问起谁是他所爱的漂亮小伙子时,希波泰勒立刻面红耳赤,一言不发。他似乎是有点羞于承认,但是他的朋友克特西普说出了这个秘密:“好你个希波泰勒,脸红成这样,不肯把情人的名字告诉苏格拉底。苏格拉底,不管怎么说,我们对于那个名字简直是烂熟于心了,他就是吕西斯。我们老是听他在讲吕西斯。每当他稍微多喝一点酒的时候,我们总是一直到天亮还能听到吕西斯的名字。让我们难以忍受的是,他竟然当着我们的面大声朗诵为他的情人写的诗文。更加糟糕的是,他用怪声怪气的嗓子唱歌颂他的宝贝的情歌,我们不得不洗耳恭听。”^{[29](204C-D)}接着,苏格拉底带着克特西普以及希波泰勒等人前往某个体育场,因为那天是赫耳默斯节,少男们正聚集在一起庆祝节日。当苏格拉底一行人走进体育场里面时,小伙子们已完成了祭祀典礼,但仍然穿着节日的盛装,在那里玩蹴骨游戏。多数人在外面院子里玩,少数人在更衣室的一个角落里从小篮子里拿出蹴骨玩猜单双。此外,还有一些人站在他们旁边观看,其中就有吕西斯。他站在这些少年中间,头戴花冠,面容俊秀,体形娇好,显得漂亮而又高贵。吕西斯有着极其迷人的腴腆风度,他似乎是一直在犹豫着该不该来到苏格拉底他们身边来,因为他已看见了自己的情人希波泰勒。最后,他在同伴的鼓励下走了过去,并与苏格拉底等人讨论有关“友情”的话题。^{[29](206E-207A)}柏拉图的描述表明,成年男子与少年男子在节日庆典时的接触也是满足自己的美感和增强情人间感情的一个机会和途径。

古希腊男人对少年之美的追求和称颂在古希腊文学作品,尤其在诗歌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古希腊著名政治家梭伦写了一首诗歌,如此赞扬少年之美:

年少的男儿,鲜美若花,让人怜爱不已。

他的光洁如水的肌肤,健美的身躯,
让我爱抚;

我还爱他那饱满的丰唇,细嫩如新叶。^{[3](P53)}

以男人与少男之爱为主要特征的男子同性恋的盛行对古希腊人的社会和家庭生活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其中最突出的是它在古希腊的教育体系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对少年男子的道德、智慧等方面的培养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同性恋对古希腊教育的作用,古典作家早就作过论述。普鲁塔克在《情爱篇》中曾经这样说过:“对于一位年少而又有才智的年青人的爱,会通过友情产生美德。”^{[28](750D)}现代学者也充分注意到了同性恋对古希腊教育作出的贡献。法国学者马洛在介绍古希腊教育情况时指出:“在古代,教师和学生的关系,同情人之间的关系颇为相似。大致而言,被教授的知识并非是一些什么枯燥难懂的专业知识,并且教授者又总是很有耐心,谆谆善诱,一心一意地帮助学生来提高自己的道德的知识水平。而同时,学生这方面也极为努力,以表明自己是值得老师这样用心教导的。”^{[3](P64)}

“爱”是古希腊教育的动力。在同性恋关系保持期间,受到爱情驱动的古希腊成年男子会毫无保留地向自己所爱慕的少年男子传授知识、智慧和经验,并竭尽全力地培养他们的道德和品格。古希腊不少神话故事和诗歌告诉人们,当某一位英雄爱上了一位少年时,他就会尽全力来教会这位少年他所知道的一切知识,帮助这位少年成长为城邦社会所需要的男性公民。古希腊诗人忒奥克里多斯(Theocritus)在名为《许拉斯》的田园诗中写到了这样一个故事:有着岩石般坚强心志的赫拉克勒斯爱上了一位名叫许拉斯的美貌少年,其仪态无比迷人,令人倾倒。就像是一位耐心的父亲教诲自己最心爱的儿子那样,赫拉克勒斯把自己所知道的一切都毫无保留地教给了这位美少年,只希望他能成为诗歌所歌颂的那种既勇敢而又有美德的男子。赫拉克勒斯一直陪伴在这位美少年的左右,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教育他,使得这位美少年最终能够成为一位真正的男子汉。^{[3](P58)}文学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神话故事表明,同性恋是古希腊少年男子获得知识和美德的一个途径,也说明对智慧的追求是他们爱恋成年男子的重要

动因。

为什么男人与少男之爱会在古希腊的教育中扮演一定的角色?这是与古希腊教育的实际状况与社会文化环境分不开的。古典时代,古希腊的雅典等城邦的少年男子可以在学校学到像阅读、书写、算术和音乐等方面的基本知识,在体育馆、运动场学会从事各式各样的体育运动。但是,这样的场所并不能为年轻人提供更高的有关道德方面的教育,不能告诉他们,什么是社会家庭生活的准则,怎样获得友谊、力量和勇气,如何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公民等问题的答案。因此,除了老师和教练之外,古希腊的少年男子还需要精神上的导师引导自己成长。当时,古希腊的家庭难以全部承担起对少男进行道德教育和个性培养的责任。少男的母亲本身没有受到过多少教育,无力在这些事情上帮助他。大多数希腊妇女在十四、五岁与年长的丈夫结婚时,处于几乎什么都不懂的无知状态。色诺芬在《经济论》中告诉人们,克利托布勒斯的妻子结婚时,“所见所闻少得可怜”。伊斯可马可斯的妻子在出嫁以前,“一直受着约束,尽量少看少听、少说话。”^[30]当古希腊的母亲们由于自身受教育程度低不能承担起培养少男的重任时,父亲们则由于热衷于城邦的公共生活,总是外出忙于城邦的事务和自己的事,而无暇来教育自己的孩子。柏拉图在《拉凯斯篇》的一开始部分,就提到了两位有钱人家的父亲——吕西玛库和美勒西亚,这两个人各有一个儿子,他们都决心尽最大的可能关注自己儿子的成长,而不像当时大多数父亲那样对自己的孩子放任自流。在这篇对话集中,吕西玛库说:“我们经常向孩子们讲述先辈们的高尚业绩,讲他们在战争年代与平时时期如何处理城邦联盟和各城邦的事务,但我们自己却没有什么光辉的业绩可以告诉他们。在孩子们的眼中,我们与前辈们的业绩形成很大的反差,这使我们感到羞耻,于是我们指责我们的父辈在我们年轻时把我们耽误了,而他们当时只关心别人。”^[31](179C-D)[16](P169-170)这个例子表明,在城邦公共生活对于男性公民十分重要的古希腊,父亲忽略对孩子的教育是普遍现象。家庭教育的薄弱与缺失只能靠社会教育来弥补,同性恋之间的教与学在一定的程度上成为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途径。对于同性恋的双方来说,这种交往是互利

互惠的,年轻的被爱者从年长的情人那里获得忠告、学问和哲学、道德方面的训练,为他们步入社会作好准备;而少年情人的美貌与活力也使年长的爱者感到愉悦,拥有少年男性爱慕者还为他们带来了声誉。正如维里西姆茨所说:“一个受到良好教育的成年人把他的知识和经验传给一个青少年,使其成为一个有责任感的公民。与此同时,他所爱慕的年轻人的俊美、力量和充沛的精力也深深地感染了他,使他快乐,这种双向的交流让双方都获得好处。”^[17](P73)

除了在教育中的作用以外,古希腊的男人与少男之间的同性恋关系还激发了他们的勇气,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

著名的底比斯“神圣之军”是由一对对同性恋的情人所组成的。据说,这支军队是由高吉达斯所创建的,士兵们都出生于高贵的家庭。被爱情烈火燃烧起来的士兵们作战英勇无畏,不屈不挠,他们毫不畏惧任何危险,为了取得胜利,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这支军队在多次战争中表现出色,于公元前375年在特吉拉击溃斯巴达大军,公元前371年又在留克特拉战役中打败斯巴达人,因此威名大振,直到最后它才在喀罗尼亚战争中被马其顿国王腓力打败。战后,腓力仔细视察了战场,看到300名“神圣之军”战士的尸体,他们每个人的胸上都有致命的伤口,但仍然都拿着自己的武器,并紧紧地挨在一起。腓力看到这种情景,不禁陷入了深深的敬意之中,他抑制不住眼泪,说道:“即使是那些勇士的诽谤者也会悲痛不已。”^[32](P18)[7](P477-478)[18](第6卷P405)

普鲁塔克在《情爱篇》中记载了法萨利亚人克莱奥梅克斯的英勇事迹。当哈尔基斯人与埃雷特里亚人交战时,应盟军请求,克莱奥梅克斯率领一支骁勇的骑兵部队前来援助哈尔基斯人。由于敌人的骑兵装备优良,战争进行得非常激烈。这时,克莱奥梅克斯正爱着一个少年男子,他就问那位少年,是否他也愿意观战,那位少年极为肯定地作了回答,然后,他走过去,温柔地拥抱了这位就要上战场的情人,为他戴上头盔。如此一来,克莱奥梅克斯的斗志被点燃了,他召集法萨利亚人中最勇敢的士兵,跟随着他,向敌人发起了猛烈的进攻,把敌人的骑兵打得落花流水。然而,就在这场战争进行得最为激烈的时候,克莱奥梅克斯不

幸身死战场。哈尔基斯人在自己城市的主广场隆重地安葬了这位英雄,并在他的墓地前竖起了一块碑,以供后人纪念和瞻仰。^{[33](760E-F)[7](P477)}

对于这种由爱情激发出来的勇气和力量,柏拉图在《会饮篇》中作了精辟的论述,在这部书中,他让斐多这样说道:“我们如果能想出一种办法,让一个城邦或者一支军队完全由相爱的人组成,就会治理得再好不过,人人都会相互争着避免做丑恶的事,努力做光荣的事。这些人如果并肩作战,只要很小的一支部队就足以打垮整个军队的兵力。因为,在这样的部队里,一个有爱情的人想要临阵脱逃,或者放下武器,都会害怕被他的情人看见。对他来说,情人如若见到了他的懦弱的话,会让他无地自容。他宁愿死上一千回,也不愿在情人面前丢丑。有爱情的人也不会眼见自己的情人陷入危险境地而不去营救,纵然是最怯懦的人也会受到爱神的鼓舞,变得像真正的男子汉那样英勇无畏。”^{[11](178E-179B)[23](P297)}大量史实表明:并肩作战的古希腊男性之间的爱恋激发了他们的斗志与荣誉感,促使他们为了爱情而自我完善。

古希腊男人与少男之间同性恋的盛行在一定程度上对妇女的地位产生消极的影响,往往使各城邦中的男女两性关系变得更加冷淡。

虽然,人们听说过雅典政治家伯里克利与他的第二任妻子阿斯帕西亚生十分亲密的故事,但一般说来,古代雅典的丈夫们和妻子们之间的关系并不和谐。雅典的公民妻子作为家庭合法继承人的生育者被单方面地要求保持对丈夫的性忠诚,她们的丈夫是她们唯一的性对象。如果她们有与人通奸的行为,就会被逐出丈夫的家门。而她们的丈夫却可以不受婚姻关系的约束,玩弄家中的女奴隶,经常光顾妓院,有的还与少男发生性关系。热衷于同性恋同时又对妻子感情不深的丈夫往往对夫妻间的性生活没有兴趣。梭伦时代雅典法律规定,雅典女继承人的丈夫至少每月要与自己的妻子性交3次,这被看作是对贞洁的公民妻子敬爱的表示,认为它利于缓解紧张的婚姻关系,使夫妻不致于因为不和睦而陷于完全分裂。^[34]从这一规定人们不难看出,古代雅典夫妻间比较冷淡,他们的性生活主要被看作是生育后代的工具,而不是表达和增强夫妻间感情的途径。古代斯巴达人性贞洁观念比较淡薄,他们没有通

奸的概念。在征得丈夫的同意下,妻子甚至可以与其丈夫的友人发生性关系,进行婚姻外的生育。当斯巴达男性不断在外征战时,一些斯巴达妇女甚至与庇里阿西或者黑劳士生了私生子,这些私生子被称为“闺女之子”(Parthenioi)。据说,他们因为得不到平等的公民权利而结党谋叛,但计划泄露,被强迫遣送到意大利南部去拓殖他林敦。^{[16](1306b,30-32)[35](F:37)}然而,出借妻子为他人生子的风俗只是为了繁殖城邦公民,并不代表斯巴达人的两性关系十分和谐。相反,由于斯巴达的男性公民长期生活在军营中,男子同性恋盛行,家庭关系十分松散。如果说,男子同性恋的流行对于与丈夫活动在不同领域的古希腊公民妻子来说主要的影响是情感方面的话,这种性风俗对于与男性一样活跃在酒会等公共场合的妓女则形成了经济和精神的双重威胁,因为俊美的少年男子会吸引成年公民男子的注意力,使她们失去一些客人的爱慕和眷顾,对她们的生计造成不利影响。因此,男子同性恋的发展使得古希腊男女两性关系更加疏远。正如坦娜希尔所说:“在男人与少男之爱盛行时期,这种对于妇女的情感被另一种情感所代替了。”^{[36](P93)}

总的说来,“男人与少男之爱”是古希腊社会文化的产物。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古希腊人把这种同性恋现象看成是自然的事,并没有把它与异性恋对立起来。男人与少男之间的同性恋在古希腊社会的发展不仅仅是一个性风俗问题,透过这一风俗,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古希腊社会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本质。古希腊城邦社会是男性公民的俱乐部,他们掌握着城邦的权力,两性或者同性间的性生活被用来满足他们的性要求。公民妻子为他们生儿育女,女奴、妓女和妾被用来满足他们的性生活需要,在传授知识与经验的交往过程中,在政治上尚处于弱势的少年男子也成为他们发泄感情与获得性快感的对象。古希腊妇女的低下地位尤其是女性公民与公共领域的隔绝、古希腊人对美和智慧的追求,是男人与少男之爱得以在古希腊社会长期盛行的原因。这种同性恋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军队战斗力,并对处于青春期的少男具有教育的功能。它为古希腊文学艺术创作提供了素材,也为古希腊思想家提出爱的学说创造了条件。然而,男人与少男之爱的流行对

古希腊男女两性的关系和妇女的地位产生了某些消极的影响。

参考文献:

- [1] Laura K. McClure, *Sexuality and Gender in the Classical World* [M].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2.
- [2] Hans Licht. *Sexual Life in Ancient Greece* [M]. London, 1932.
- [3] Robert Flacelière. *Love in Ancient Greece* [M]. Macfadden - Bartell Corporation, 1964.
- [4] Eva Cantarella. *Bisexuality in the Ancient World* [M].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 [5] 黄洋. 从同性恋透视古代希腊社会[J]. 世界历史, 1998, (5).
- [6] 裔昭印. 古希腊的妇女——文化视域中的研究[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1.
- [7] 利奇德. 古希腊风化史[M]. 杜之, 常鸣译.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0.
- [8] Simon Hornblower and Antony Spawforth. *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 [Z].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 [9] Plutarch. *Lycurgus*; 17 - 18.
- [10] Aristotle. *Politics*.
- [11] Plato. *Symposium*.
- [12] *Thucydides*.
- [13] Plato, *Protagoras*.
- [14] K. J. Dover. *Greek Homosexuality* [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 [15] Aeschines. *Against Timarchus*, 137.
- [16] 柏拉图全集·第一卷[M]. 王晓朝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2.
- [17] Nikolaos A. Vrissimtzis. *Love, sex and marriage in Ancient Greece* [M]. Greece, 1997.
- [18]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Z].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6.
- [19] Aristophanes. *Birds*. 137 - 142.
- [20] Plutarch. *Themistocles*.
- [21] *Greek Anthogy, XI*, 4.
- [22] 米歇尔·福柯. 性经验史[M]. 余碧平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 [23] 柏拉图. 柏拉图对话集[M]. 王太庆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4.
- [24] *Athenaeus. VIII*, 605.
- [25] Xenophon. *Memorabilia*, 1, 2, 29 - 30.
- [26] Sue Blundell. *Women in Ancient Greece* [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 [27] *Demosthenes, LIX*, 122.
- [28] Plutarch. *Erotikos*.
- [29] Plato. *Lysis*.
- [30] Xenophon. *Oeconomicus*, III, 13; VII, 5.
- [31] Plato. *Laches*.
- [32] Plutarch. *Pelopidas*.
- [33] Plutarch. *Erotikos*.
- [34] Plutarch. *Solon*, 20, 3.
- [35] 塞尔格叶夫. 古希腊史[M]. 缪灵珠译.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55.
- [36] Reay Tannahill. *Sex in History* [M]. Scarborough House, 1992.

On Pederasty in Ancient Greece

YI Zhaoyin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Pederasty is a type of homosexuality, which means the love and admiration of a man for a boy in ancient Greece. It flourished in Greece between the 6th and the 4th century B. C. and prevailed in noble and rich citizens. While pederasty was growing to be a vogue, ancient Greece developed a set of social rules between the lover and the beloved.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modern signification of homosexuality, a gay in ancient Greece didn't exclude heterosexuality while in adoration with a boy. The active/passive contrast was the basic opposite form of sexuality in ancient Greece. It's because of women's lowly status and female citizens' isolation from the public sphere, the aspire after beauty and wisdom that pederasty could chronically prevail in ancient Greece. It enhanced army's combat effectiveness and functioned as an important educational instrument to train the male adolescents. Meanwhile, pederasty provided materials for the ancient Greek literature and art and created a condition for the great thinkers to put forward the theories of love. But, pederasty had a certain negative influence on gender relations between ancient Greek men and women.

Key words: ancient Greece, homosexuality, pederasty

(责任编辑:藏 峪)